

桑榆晚情

退休后,她离开上海这座繁华都市,孤身来到偃师一个偏僻山村,一心弘扬玄奘文化,保护“古滑城”遗址——

□记者 张广英 文/图

任耐梅： 寒窑十七载的风雨无悔

前段时间,洛阳新闻网网友到偃师采访时,在府店镇见到了一位执著于弘扬玄奘文化的老人,她叫任耐梅,今年72岁。据人们说,她在这里已经呆了17年,为这里做了很多事。

她是一名在上海退休的高级工程师,为什么要放弃舒适的生活,来偏僻山村过这种苦日子?不久前的一个周末,我慕名找到了她,想近距离地听她讲自己的故事。

任耐梅住在“古滑城”遗址旁边,一个非常幽静的地方,如果没有熟悉这里的人带路,想找到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因为一本书 寻访唐玄奘

在一个凉爽的下午,我们一行人见到了任耐梅,她戴着一副眼镜,花白的头发稍显凌乱,好像刚从田里干活儿回来,运动鞋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。和几名上了年纪的村民在一起,她看上去也像地道的“庄稼人”,只有那副眼镜和爽朗的笑容,显出了她的知识分子气质。

“我叫任耐梅,来这里17年了!”她爽快地说。然而,她并不愿意接受采访,不想张扬自己的事。只有说起玄奘,她才打开了话匣子:“说起来,我和这里是有缘分的,这儿是我的老家。我出生于一个红军家庭,父亲老家在府店,母亲老家在佛光。很小的时候,父母带我去了延安,18岁时,我到了国家航天部工作。母亲去世后,我想回报家乡,才下决心回到这里。”

“这里苦吗?”偶尔插话,我这样问。
“咋不苦呢?”任耐梅沉吟了一下,看着室内简陋的陈设,“在上海,我什么都不缺,房子里有空调,冷热都不怕。老伴和我都有退休金,一个儿子在加拿大工作,一个儿子在上海工作,我无论在哪儿,都可以安度晚年啊!”可是,最终她选择了走一条比较苦的路:回老家。“我回来也是有原因的:有一年,我还在上海的时候,看了一本叫《千古名僧玄奘》的书,深受触动。你想啊!那么多人都知道《西游记》,知道孙悟空,可玄奘的一生,真正知道的又有几个人呢?”

偃师是玄奘的老家,也是任耐梅的老家。1993年,她回家乡安葬了母亲之后,作出一个决定:“不走了!我要留在这里,让更多的人了



解玄奘文化。”

于是,17年前的那个冬天,她回来了。热心的村民把她往家里请,她却决定不靠别人,自己动手建一个弘扬玄奘文化的地方。“古滑城”遗址下面,当初是一片荒草,只有几孔破败的窑洞。任耐梅把破编织袋缝在一起,悬在窑洞口当门,就这样住了下来。

“窑洞很破,那时下雪,我们都怕窑洞塌了,把任老师埋在里头。”村民们说。任耐梅笑了:“我告诉他们,如果窑洞塌了,第二天就去刨我吧,结果窑还好,没事儿。”不过,让任耐梅始料不及的是,窑洞虽然没有塌,可常年潮湿阴凉的窑洞生活,使她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,到现在举手投足还有点不利索。

很快,她着手进行了“改天换地”的工程,请村民和工匠帮忙,一点点把原来破败的窑洞“抻”出来,整修一新,又逐年在院子里种了花草树木。平时,她在这里整理关于玄奘的资料,弘扬玄奘文化的同时,还教附近村子的村民健身,教孩子们学《弟子规》等。

多年爱“清修” 保护“古滑城”

退休时,任耐梅是一名高级工程师。现在,她放弃了在上海的一切,只有每年春节才回家一趟,她说:“要拿钱啊!我在这里修窑洞、建花圃,保护‘古滑城’城墙,哪一样都要花钱,用的都是我和老伴的工资。我从来不管钱,平时都是老伴拿着,我需要了就回去取。”

她在这里做又累又花钱的事,家人最初是不同意的,儿子想接她出国旅游散心,也被她拒绝了。“他们都怕我太苦。有个朋友从上海来看我,走的时候说,知道你苦,但没想到会这么苦。不过,慢慢大家都理解和支持我了。”任耐梅笑着说。

她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外套,衣边儿都磨毛了,上面有好几个破洞,仔细一看,原来是一件有“航天”标志的工作服。她说,这衣服自己已经穿了20来年。“我在院里种了麦子,门口就是豆角架,吃东西都不用买。平时,我在自己身上基本不花钱,所有的钱都花在这里了。”

除了修窑洞、平整院子,她还修了一个两层建筑,里面展出的是玄奘生平事迹。在她看来,玄奘聪慧异常,自幼出家,历经艰辛西去取经,回来又双手译经,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很大,是取得了伟大成就的“留学生”,应该成为我们的骄傲。

任耐梅住的院子旁边,就是“古滑城”遗址。任耐梅说,她刚来的时候,看到城墙颓败,露着土坯,若车辆经过时不小心碰到,城墙就会轰然倒塌。为了保护“古滑城”遗址,她劝阻大车不要从这里过,并不惜和人翻脸,放出狠话:“要想从这里过,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去!”后来,就再也没有大车从这里经过了。后来,她从院子里挖出石头,找人重砌了城墙,又在上面积了一些迎春花,“费了多少劲,我也记不清了。”

17年了,任耐梅在这里过着“清修”一般的生活,也苦,也累,可这些她都不怕。在手机普及的今天,她是少有的连手机也没有的人,与外界的联系,主要靠一部固定电话。她总是很忙,手头的事好像总也干不完,偶有闲暇,喜欢看书,也看电视。“新闻节目是要看的,得了解国家和天下大事。”有人问:“世博会在上海举办,你去看了吗?”任耐梅一笑:“没有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,我要到春节才能回去。”

任耐梅的执著,就像“古滑城”墙头密布的迎春花藤,充满生机,又那么坚韧,让人一见便心生敬意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为便于贫下中农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,公办教师都要回乡教书。在这股潮流中,我也回到了家乡白马寺镇,在周村附中教初中语文。

在周村附中,我们常请大队的老支书到校给师生作报告。老支书虽然文化水平不高,但为人忠厚正直。他除了给学生讲自己的家史和家乡的变化,还常和老师们促膝谈心。有一次,老支书和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栽树,他跟我们说:“把老师们都定为臭知识分子,我不同意这种做法。天地君亲师,师徒如父子,老师们都臭了,教出的学生还会香吗?”当时这话只有老支书敢说,我们听后,心里暖烘烘的。

有一天,老支书到校找我谈话,说:“你是语文教师,能不能根据本地情况写点乡土教材,既能引导学生识字,又能让他们了解家乡的概况。”我感谢老支书对我的器重和信任,当即表态:让我试试吧!

我所在的学校是周村和下黄两个相邻的大队合办的,我统计了两个大队男女老少的姓氏,写了一首《家乡姓氏歌》。歌曰:“周村和下黄,方圆多村庄。要问多少姓,听我往下讲:周刘郭孙朱,黄潘杨宋张;魏李莫石尤,苗白牛孔王;马吕孟薛韩,葛袁翟郝唐;邓闫赵谢贾,钱牛丁任梁。大家团结紧,建设新家乡。”

《家乡姓氏歌》经老支书审阅后,写在了校园的黑板报上,学生们觉得新鲜有趣,不到一天就都把它背得滚瓜烂熟。不过,一个外号叫“官迷”的教师对歌词提出了异议,他横看竖瞧了一阵,说:“姓杨的有一家地主,姓张的有一家富农,我们能跟这些家伙团结吗?这首歌写得有问题!”我虽对他的吹毛求疵感到厌恶,心里却又惶惶不安。老支书闻讯,立即到校和教师们谈话,他说:“我看这首歌写得很好。如果说因为有一个姓杨的是地主就不团结姓杨的,姓张的有一个是富农就不团结姓张的,那全国还有几个人能团结呢?”“官迷”哑口无言,但心里恨透了老支书。

事隔不久,举国上下“批林批孔”,老支书也受到了牵连。“官迷”怂恿村里的造反派,到处张贴大字报,罗列老支书的“罪状”。他们在老支书的家门口贴上白纸,点名要我执笔,在上面写打倒老支书的标语。我知道他们是要离间我和老支书的关系,灵机一动,将计就计,在纸上写下了“毛主席万岁”等标语。“官迷”看后,心中虽怒,嘴里始终没敢说一个“不”字。

如今,30多年过去了,许多地方早已物是人非,但对当年的老支书,我一直心存敬意。

老支书和《家乡姓氏歌》

□霜晨月

影像 岁月

□郑占海



界碑边上留个影

1980年底,我高中毕业,入伍来到了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。

我们属于边防部队,按照惯例,每逢重大节日,要到边防区村寨开展“军民联防活动”。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,就是勘察界碑。我们连队管辖的是中、老(挝)11号界碑。

1981年春节,吃过早饭,连队司务长向我们分发了压缩饼干和红烧肉罐头,作为勘察界碑途中的干粮。连长还说,完成任务后,要给每个新战士一个重大惊喜。西南边陲森林茂密,山高坡陡,我这个城市兵没走多远,就已是大汗淋漓。大约走了3个多小时,前方的“尖

刀班”已进入指定位置(离界碑约500米),并向我们后续部队发出了停止前进的信号。这时,气氛紧张起来,连长要求我们按照单兵进攻的战术要求,子弹上膛,呈人字形队形散开;狙击手占领有利地形,做好战斗准备。连长带领“尖刀班”小心翼翼地迂回到了界碑前,随后打开指南针、地图,核对坐标参数,并通过电台向上级汇报,称已完成任务。

“老边防”开始兑现给新战士的惊喜,他拿出一部“海鸥”120相机,为我们新战士在界碑旁留影(如图),同时给我们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:界碑上刻有中法交界、大清界、大法界字样,这是因为界碑是在清朝时期定的,老挝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,所以称为“中法交界”。

副刊

投稿:gyz0111@yahoo.com.cn

电话:65233688